

托爾斯泰選集

新

聞

館

圖書

部

集

卷

之

一

部

三

角

復活

部三第

譯文叢書

托爾斯泰著

高植譯

復活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瑪斯洛發同行的那一批囚犯走了大約五千俄里。●瑪斯洛發和刑事犯們乘火車與輪船到達了撒爾密，只是在這個城裏，黑流道夫才得設法成功，把她調到政治犯當中，這是保高杜好萊斯卡勸他做的，她也是與這一批囚犯同行的。

到撒爾密的途程在身體上與精神上對於瑪斯洛發都是很難受的。身體上——因為擁擠，汗穢，和不給她安甯的可恨的害虫；精神上——因為同樣可恨的男人們，他們是和害虫一樣，雖然各站不同，却處處是同樣地煩擾、粘着、不給她安寧。在男女囚犯、典獄、護送兵之間形了無恥的墮落的習慣，每一個，尤其是年輕的婦女，假如她不願利用自己的婦女身份，便須常地戒備着。這種不斷的恐怖與鬥爭的情形是很難受的。瑪斯洛發由于外表的動人和她的爲人共知的過去，特別受到這種煩擾。她現在給與糾纏她的男人們的這種堅決的拒絕，令他們覺得是一種侮辱，引起了他們對她的惡感，她和非道西亞及塔拉斯的接近減輕了她在這方面的處境，塔拉斯知道了他妻子所受到的煩擾，願意自己做囚犯，以便保護她，從下

城起他便是一個囚犯，和囚犯們一起走了。

移轉在政治犯當中，改善了瑪斯洛發在各方面的情形。不僅政治犯們住得好一點，吃得更好一點，少受到虐待，瑪斯洛發的移轉還這樣地改善了她的情形，就是，男人們的這些糾纏沒有了，並且可以生活着而無須時時想到她現在所極願忘記的過去。然而這個變化的主要的好處是在她認識了幾個對她有一種決定的人，最有益的影響的人。

瑪斯洛發被允許了在休息站上與政治犯住在一起，但因為是健康的婦人，她必須和刑事犯們在一起。離開托姆斯克以後她便是這樣地走着。有兩個政治犯也和她在一起步行着，瑪亞。芭芙洛芙娜。施切蒂尼娜，就是聶黑流道夫和保高杜好芙斯卡雅會面時令他注意的那個美麗的羊眼的姑娘，和流放到亞庫次克縣的西蒙生，就是聶黑流道夫也在這次會面中所注意的那個眼睛深凹在額下的、黑的、亂髮的青年。瑪爾亞。芭芙洛芙娜步行，因為她把車上的自己坐位讓給了懷孕的女刑事犯；西蒙生則是因為他認為利用階級特權是不應當的。這三個人，和其他坐車行走的政治犯們分開，清晨很早便同刑事犯們上路。在到達某大城之前的最後休息站上便是如此的，在這個站上囚犯們由新的護送官接管。

是一個陰曆的九月的清晨很早的時候。時而落雪，時而下雨，帶着陣陣的冷風。全部的囚犯們，四百個男人和大約五十個女人，已在休息站的院子裏，一部分擁擠在送隊長的旁

邊，他在把兩天的伙食錢分散給囚犯代表們，一部分在被准許進休息站院子的女囚們裏買食物。可以聽到數錢的、買東西的囚犯們的聲音和女小販們的尖銳聲音。

卡邱莎和瑪麗亞·芭芙洛芙娜都穿深統鞋與短皮祅，裹着披巾，從休息站的住所走到院子裏，向女小販們那里走去，她們坐在高屋北牆的避風處，互相爭先地喊賣貨物：新做的餅，肉包子，魚，通心麵，粥，肝，牛肉，蛋，牛乳；有一個甚至還賣烤小豬。

西蒙生，穿橡皮短褂，橡皮套鞋——由繩子在羊毛襪子上繫緊（他是素食主義者，不用宰殺牲畜的皮），也在院子裏，等候囚犯們起程，他站在階梯的旁邊，在記事冊上記着他所見到的思想。牠如下：

假若，「他寫，「微菌觀察研究人的指甲，認為牠是無機體，同樣地我們觀察地壳時認為牠是無機體；這是不正確的。」

買了蛋，一包圓麵包，魚，新鮮的小麥麵包，瑪斯洛娃把這一切都放進了行囊，瑪麗亞·芭芙洛芙娜和女小販們算賬，這時囚犯們當中有了動靜。大家沉默了，人們開始排列。軍官出來了，下了出發前的最後的命令。

一切如常：點數，驗鐘的好壞，把帶手鐐走的人聯繫成對。但忽然聽到了軍官嚴嚴地憤怒的叫聲，身上的敲打聲，小孩哭聲。一切靜穆了片刻，然後在人羣中又波動了割草的低語。

瑪斯洛發和瑪麗亞。芭芙洛芙娜走到聲音的地方。

走到鬧聲之處，瑪麗亞。芭芙洛芙娜和卡邱莎看見了下面的事情：軍官，有美麗髒髒的結實的人，皺着眉，用左手拭着在囚犯臉上打得發痛的右掌，不停地說出無禮而粗暴的罵語。在他們前站着一個長而瘦的、剃了半頭的囚犯，着短外套和更顯得短的褲子，一隻手拭着打中血的臉，另一隻手抱着裹了披巾的，尖聲地哭叫的小女孩。

「我對你（……無理的罵罵……）教你辯駁（……又是罵罵……）；交給婦人們，」軍官大聲說。「戴上！」

軍官要地方政府的流刑犯戴上手鐐，他一路上抱着小女孩，這是在托姆斯克死于傷寒的妻子留下給他的。囚犯的辯白，說他戴了手鐐便不能帶小孩，觸犯了已在發火的軍官，於是他立即毆打了不服從的囚犯。

在被打者對面站立着一個護送兵，和一隻手上戴了手鐐的、愁悶地低頭時而看軍官時而看抱小孩的囚犯的、黑鬍鬚的囚犯。軍官向護送兵重複了命令，拿開小孩。在囚犯當中話聲漸漸大起來了。

「從托姆斯克走起，就沒有戴，」後排裏的喧聲響說。

「不是小狗呀，是小孩呀。」

「要他把小孩放哪里去呢？」

「這不是法律，」又有別人說。

「這是誰？」軍官大聲說，似乎是被整了，向人羣衝去。「我給你們看法律。誰說的？」

你嗎？你嗎？」

「大家說的，因為……」寬臉的矮小的囚犯說。

他不及說完，軍官便用雙手打他的臉。

「你反叛了！我要讓你看，怎麼樣反叛。我要把你們槍斃，像狗一樣。上峯只會感謝

的。把小孩拿着！」

●人羣無聲了。一個護送兵奪去了拚命地啼哭的小女孩，另一個開始替順從地伸出自己手臂的囚犯戴上手鐐。

「帶給婦人們，」軍官向護送兵大聲說，理着劍帶。

小女孩，試圖把小手從披巾裏掙出，帶着充血的臉，不停地號哭着。瑪麗亞·芭芙洛芙

娜從人羣中走出，走近護送兵。

「軍官先生，讓我來帶小女孩吧。」

抱小女孩的護送兵停住了。

「你是誰？」軍官問。

「我是政治犯。」

顯然，瑪麗亞·芭芙洛芙娜的美麗的臉和她的漂亮的突出的眼睛（他在接收時已經見過）影響了軍官。他無言地看她，似乎在考量什麼。

「在我是沒有關係的，假若你願意，就帶吧。你可憐他們是好事，但他逃跑了，難負責任呢？」

「他怎能夠帶着小女孩逃跑呢？」瑪麗亞·芭芙洛芙娜說。

「我沒有工夫和你說話，你若願意，就帶着吧。」

「我要給她嗎？」護送兵問。

「給她吧。」

「到我這里來，」瑪麗亞·芭芙洛芙娜說，試圖招誘小女孩到自己手裏。

但是在護送兵手裏向父親面前掙著的女孩繼續叫着，不想走近瑪麗亞。芭芙洛芙娜。

活 後

「等一下，瑪麗亞。芭芙洛芙娜，她要到我這里來的，」瑪斯洛發說，從囊裏掏出一個圓麵包。

小女孩好像認識瑪斯洛發，見到她的臉和圓麵包，便向她那邊去。

一切安靜。大門打開，囚犯們走出去排列着；護送兵又點數；行囊搬上車細了索，坐上了衰弱的囚犯。瑪斯洛發抱著小女孩和菲道西亞併排着站在婦女們當中。西蒙生，始終注意着所發生的事，用堅決的大脚步走近軍官，他已發完了一切命令，坐上自己的旅行馬車。

「你行為很壞，軍官先生，」西蒙生說。

「到你自己的地方去，這不是你的事。」

「這是我的事，我向你說，你行為很壞，」西蒙生說，從自己的濃眉之下專注地看着軍官的面孔。

「準備好了嗎？全體有，開步走！」軍官喊叫，不注意西蒙生，抓住趕車的兵的肩膀，上了旅行馬車。

囚犯們移動了，展開着，行走在泥濘的兩邊掘了溝的通往森林的大道上。

在過去六年城市中的生活，奢華、柔弱的生活與兩個月監獄中同罪事犯們在一起的生活之後，現在和政治犯們在一起的生活，雖然有環境的痛苦，對於卡路莎却似乎是很好的。每天步行二十到三十俄里，有好飲食，在兩日行程之後有一日休息，這在身體上使她變強了；和新同伴們的結交，對她展開了她沒有絲毫認識的那些生活興趣。這樣奇異的（如她所說的）人們，如同她現在同陣上路的這些人，她不懂不會認識，而且不能自己想像到。

「爲了我被判刑，我曾經啼哭，」她說。「但我應該終生感謝上帝。現在我知道了也許一生不會知道的事情。」

她很容易地並且不費力地了解了領導這些人的動機，並且，作爲人民中的一個人，她充份同情那們。她明白了這些人是爲了人民而反對紳士的；這些人自己是紳士，爲了人民而犧牲自己的特權、自由、與生命，——這使她特別看重這些人並羨慕他們。

她羨慕她的所有的新同伴；但她最羨慕瑪麗亞·芭芙洛芙娜，不僅羨慕她，而且以特別的、恭敬的、熱切的愛去愛她。這個美麗的姑娘是有錢的將軍的女兒，能說三種語言，生活如同最簡單的女工，拋棄了她的有錢的哥哥所送給她的一切，衣履不僅是簡單，而且粗劣，絲毫不注意自己的外表，——這感動了她，這個特質——完全沒有獻媚——特別驚訝了並因此吸引了瑪斯洛發。

瑪斯洛發看到，瑪麗亞。芭芙洛芙娜知道甚至樂意知道她美麗，但她不僅不高興，的外表對於男人們所發生的印象，甚至懼怕這個，而對於戀愛感覺到直率的厭惡與恐怖。她的男同伴們知道這個，即使對她有愛情却也不許自己向他表示這個，且對她如同對待男同伴。但不相識的人常常糾纏她，但她所特驕傲的她身體的大力量，如她所說的，拯救了她不受他們煩擾。

「有一次」，她笑着說，「有一個紳士在街上纏我，無論怎樣也不離開，因此我那樣地搖他，他駭怕了，從我面前跑開了。」

她成了革命者，如她所說的，因為她從幼就感覺到對於紳士生活的憎惡，却愛普通人的生活。她總是因為到僕人房、廚房、馬房、不在客廳而被斥責。

「我覺得和廚娘們車夫們在一起快樂，和紳士們太太們在一起沒有趣味」，她說。「後來，我懂事的時候，我看到，我們的生活是完全醜惡的。我沒有母親，我不愛父親，十九歲的時候，我同一個女友離開家庭到工廠裏去做女工。」

離開工廠後，她住在鄉村裏，後來住在城裏的寄宿舍，那里有一個秘密的印刷機，她被捕並被判決了做苦工。瑪麗亞。芭芙洛芙娜自己從未說過這事，但卡邱莎從別人那裏聽到，她被判做苦工，是因為她把當警察搜查時一個革命者在暗處槍斃的責任招認在自己身上。

自從認識她以後，卡邱莎看到，無論她在什麼地方，在任何情況中，她從來不想到自己，而總是只望着服務，在大小事情上幫助人。她現在的友人之一，諾佛德佛羅夫，談諸地說到她是獻身給慈善的遊獵了。這是真的。她生活的全部興趣乃是尋找爲別人服務的機會，好像遊獵者尋找禽獸。這種遊獵成了習慣，成了她生活上的要務。她那麼自然地做這事，以致所有認識她的人不復看重這個，却要求這個。

當馬斯洛發接近他們時，瑪麗亞·芭芙洛芙娜對她感覺到厭惡與嫌憎。卡邱莎注意到這個，後來也注意到，瑪麗亞·芭芙洛芙娜努力約制自己，對她變得特別親愛、仁慈。這個非人物物的親愛與仁慈感動了瑪斯洛發，她把自己整個的心給了她，不自覺地採取了她的見解，不禁事事模倣她。卡邱莎的這種精忠的愛感動了瑪麗亞·芭芙洛芙娜，於是她也愛卡邱莎。

她們倆對於性愛所感到的厭惡更使她們親近。這一個仇恨這種愛情，因爲經驗了她一切的恐怖；另一個，則因爲沒有經驗過，把牠看作一種不可了解的同時是可怕的侮辱人類尊嚴的東西。

瑪麗亞·芭芙洛芙娜的影響是瑪斯洛發所服從的一種影響。這是由于瑪斯洛發愛麗亞·芭芙洛芙娜。另一種影響是西蒙生的影響。這個影響是由于西蒙生愛瑪斯洛發。

所有的人們是一部分按照自己的思想一部分按照別人的思想而生活而行動。人們生活着，按照自己的思想到什麼程度，而按照別人的思想又到什麼程度，這乃是人們彼此之間主要的差別之一。有些人在大多數的情形中，把自己的思想當作精神的遊戲而享受着，把自己的理性看作解除了輪力皮帶的主動輪，在自己的行為中順從別人的思想——習慣、傳統、法律。又有些人，認為自己的思想是自己一切行為的主動力，幾乎總是聽從自己理性的要求而服從他，只偶而地，並且是在精密地評價之後，順從別人所決定的。西蒙生便是這種人。他用理性確實、決定一切，而所決定的，他便去做。

在他是中學生時便已決定，他父親做會計官所賺的錢是不正當地賺得的，他向父親說，這些錢應該分給人民。當他父親不僅不聽而斥責他時，他走出家庭，不再用父親的錢了，他認定現有的一切醜惡是由于人民的無知，他離開大學，加入了人民黨，在鄉村當教師，勇敢地向學生與農民們宣傳他認為是真實的並否決他認為是虛偽的。

他被捕并被審判。

在審判時他認定了法官們沒有權利審判他，並且說出了這話。當法官們不和他同意，並

繼續審判他時，他便決定了不回答，對於所有的問題都沉默着。

他被流放到阿爾漢斯克縣。在那里他構成了他的宗教學說，這規定了他全部的活動。這個宗教學說，乃是認爲，世界上的一切是活的，沒有死的東西，我們所認爲是死的，無機的物體只是我們所不能了解的巨大的有機體的一部分。因此，人類，作爲巨大的有機體的一部分，他的任務和牠的活的各部分的生命。因此他認爲毀滅生命是罪惡的：他反對戰爭，體刑和各種殺戮——不僅是人的，還有動物的。

關於婚姻他也有自己的學說，就是，人類的生殖只是人的低級功能，而高級功能是在對於上存在的生物服務。他在血中含有白血球上找到了這個思想的確證。單身的人，按照他的意見，就是這種白血球，他們的任務是在幫助有機體的軟弱疾病的部分。自從他認定了這一點以後，他便如此生活着，雖然從前他年幼時曾經放蕩。他現在認爲自己同樣地也認爲瑪麗亞·芭芙洛芙娜是人類白血球。

他對卡邱莎的愛沒有破壞他的這種學說，因爲他是柏拉圖式地愛她，以爲這類愛不僅不阻礙白血球對人服務的活動，而且更鼓勵這個。

但他不只是憑自己的方法決定精神的問題，他還憑自己的方法決定大部分實際問題。對於一切的實際問題他都有他自己的學說：有規條，應該工作幾小時，休息幾小時，如何飲

食，如何衣着，如何燒爐，如何點燈。

關於這一切西蒙生在人面前是極羞怯的，是謙遜的。但當他有所決定時，沒有東西可以阻止他。

就是這個人因為他愛瑪斯洛發而對於她有決定性的影響。瑪斯洛發憑婦女的本能很快地看破了這個，而她能夠喚起這個異常人物的愛情，這一點在她自己的估量中提高了她自己。西黑流道夫因為寬宏，因為過去的事情而向她求婚，但西蒙生却是愛現存這樣的地，只是爲了愛而愛。此外，她覺得，西蒙生認爲她是非常的，卓異於一切婦女的，有特別高尚的精神美的。她不能確定她知道他認爲她有什麼樣的美質，但在任何情形之下，爲了不令他失望，她，圖用全力喚起自己心中她所能想像到的最好的美質。這使得她試圖做一個所能做到的那麼好的人。

這是在監獄裏就開始的，在一次政治犯的普通會客時，她注意到他的無邪的善良的深藍眼睛的目光在突出的額頭與眉毛下邊特別倔強地注視她。在那時她已注意到這個人是特別的，並且特別地注視着她，她注意到：蓬起的頭髮與皺皺的眉毛所產生的嚴正，兒童的善良，目光的天真——在一個面孔上的不禁驚人的聯合。後來，在托姆斯克，在她被調到政治犯當中時，她又看見了他。雖然在他們之間沒有說出隻字，但她們所交換的目光乃是承認他們記得

過去和對於彼此的重要。雖然後來他們之間沒有重要的談話，但瑪斯洛發覺得，當他在她面前說話時，他的話是向她說的，他是爲她而說，並且試圖盡可能的表達明白。他們的特別，接近是開始在他和刑事犯們一同步行的時候。

五

自下城到撒爾密，茹黑流道夫只設法和卡邱莎見了兩次：一次在下城，在囚犯們搭乘罩了鐵絲網的駁船之前，另一次在撒爾密，在監獄的辦公室。在這兩次會面中，他發現她是隱遁的不仁慈的。對於他的問題：她覺得好不好，她是否需要什麼，——她回答得推托而窘迫，並且，如他所感覺的，帶着她從前也表現過的仇視的責備之意。她的這種愁悶的心情，只是因爲她現在所受到的男子的追求而發生的，却苦惱了茹黑流道夫。他怕，她在旅程中她所遇到的那些困難，墮落的影響之下，又陷入從前那種自己與自己不和以及對生活失望的情況中，她會因此對他發怒並強烈地喝酒吸烟以便遺忘自己。但他沒有任何辦法幫助她，因爲在旅途的最初的全部時間裏沒有和她一面的可能。只在她調到政治犯當中之後，他才不僅相信自己憂懼的無根據，而且，相反，和她每次見面時，均可看到漸漸確定的她那種內心的轉變，這是他那麼極願看見的。在托姆斯克的第一次的見面中，她又變成了在她起程之前那樣的

看見他時，她既不能屈，也不靠近，且相反，是快樂地簡單地接見他，爲了

事而感謝他，尤其是，爲了他使她和她所處的那些人在一起。在兩個月的行走之後，她所發生的改變，也表現了在她的外貌上。她消瘦了，晒黑了，好像老了；在鬢邊與嘴邊顯出了皺紋，她的頭髮不垂在她的額上，她用首巾紮着頭，在衣服上，在梳粧上，在態度上，都沒有了從前的貴妃的徵兆。她內心所發生過的且發生着的那種改變不斷地引起黑流道夫的特別喜悅的情緒。

他現在對她感覺到從前所向未感覺過的情緒，這種情緒和最初的詩意的戀情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和他後來所經驗過的肉體的愛是更加沒有，甚至和責任完成的意識也沒有共同之處，這責任是和自負相混合的，他即是因此在審判之後決定了娶她。這種情緒只是最簡單的憐憫與慈柔的情緒。這個他第一次在監獄裏和她會面時曾經感覺過，第二次在她離開監獄醫院之後，當他克服了自己的憎惡，而原諒了她和醫藥助理員的想像的戀愛時（這事的不公平後來發現了）曾經感覺過。他此時的情緒就是這種情緒，但只有這個差異：那時這是暫時的，現在這是永久的。無論他現在想的是什麼，做的是什麼，他的心情便是這種不僅對於她，而且對於一切人的憐憫與慈柔的情緒。

這個情緒似乎打開了黑流道夫心中的愛之門，這愛從前找不到出路，現在却流向他所